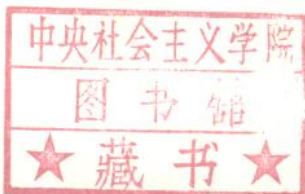


介绍《中国社会主义 经济问题研究》

苏星 吴凯泰 余学本 何建章



F120/1 5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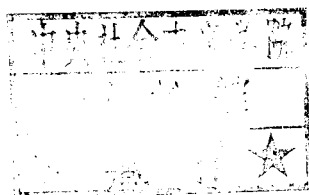
介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苏 星 吴凯泰 余学本 何建章



200061468

1275/6j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钱月华

**介绍《中国社会主义
经济问题研究》**

Jieshao 《Zhongguo Shehui Zhuyi
Jingji Wenti Yanjiu》

苏 星 吴凯泰 余学本 何建章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25印张 62,000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3,000

书号 4002·315 定价 0.28 元

0573/22

前 言

对人文现象的关注，对人文因素的关注，已经成为现时代的一个主要倾向。无论学术界抑或读书界，皆是如此。本世纪初以来西方对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中国学术界在80年代掀起的文化研究热潮，其实都表明了这种倾向。

文化是人文现象和人文因素的集中体现。20世纪以来，人类正以超越自然空间的手段建构着无与伦比的文化系统（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时又从纷繁复杂的人文现象、人文因素中重新发现着自己：既认识到人类创造的伟力，又反省着自身的局限性和弱点。

有人把这种热衷文化研究，关注人文现象、人文因素的倾向，看作是继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的“第二次发现”。如果说，人的“第一次发现”带着雄赳赳的气概，宣告了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挣脱了神灵的枷锁，那么，这“第二次发现”则摆脱了宣言式的呼唤，而更趋向于客观的考察，趋向于对自身的清醒、冷静的全面审视。从这样的背景上看，研究人文现象和人文因素，无疑是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等关系的一个途径，是理解人的

目 录

介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苏 星 (1)
中心思想、全书结构和理论研究上 新的进展	吴凯泰 (15)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简介	余学本 (41)
总结经验，勇于探索	何建章 (82)

介绍《中国社会主义 经济问题研究》*

苏 星

薛暮桥同志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是一本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书。这本书，写得比较通俗易懂，不需要做多少解释。书的写作过程和作者的想法，在《序言》和《后记》^①里也说得很清楚了，大家一看便知。如果要我做一点补充的话，那就是，全书的观点都是薛暮桥同志自己的，而且从头至尾是他自己动手，没有别人代笔。我和几位参加讨论和修改的同志所做的工作，只是编辑的工作。

对于这本书，我没有多少话要讲，勉强讲一点，也新意不多。作为引言报告实不敢当，只能作为学习这本书的一个发言，和同志们共同讨论。

下面，我讲三个问题：一、通过总结经验，探索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二、从实际出发，注重研究经济规律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实现的形式；三、在探索中前进。

* 本文是作者于1982年2月1日所作的辅导报告提纲。

①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79年版有《后记》，1982年重印时删去。

一、通过总结经验，探索 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薛暮桥同志是一位多年从事实际经济工作又对理论有较深研究的经济学家。他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序言》里，讲到你为什么放弃写教科书的打算，而写了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时，讲了两条理由：一条，是作者在编写教科书的过程中逐步地认识到，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还不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还不成熟，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所以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条，是作者三十多年来一直从事经济方面的实际工作，有一些心得体会，希望利用晚年，根据亲自经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提出一些在作者看来目前必须探索、解决的问题，以供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参考。这后一条恰恰是这本书的特点和优点。这本书，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但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很愿意看，并且引起国外一些人士的重视，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为它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经验。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经验，这是十分宝贵的。作者在《结束语》里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说过的这样两段话：“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①这两

^①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22页。

段话，今天也没有过时。

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且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趋势。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他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作出系统的论证。列宁领导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世界上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从此，社会主义才成为千百万群众的实践。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时，列宁就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① 我理解，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应当包括通过总结经验，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容。

在这方面，列宁自己就作出了榜样。以商品和货币问题为例。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但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并没有提出立即取消商品和货币的主张。后来，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迫使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两年多战时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实物分配代替商品流通。这样，就产生一种想法，以为可以沿着这样一个途径直接地走向排除商品流通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一位研究苏联的英国经济学家写道：“当时的确有许多人认为战时制度的主要特点，正是他们目的中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形体，由于内战的毁灭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0页。

火焰，才能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得到实现。”^① 准备取消商品和货币，实行多少个不要钱，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的。一直到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还没有完全改变这种设想。列宁一再强调的商品交换，并不是指商品流通，而是指的不通过货币的直接交换。但是，商品交换没有行得通。1921年下半年，列宁明确宣布，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了，就是说它已经变成了商品买卖”。因此，列宁主张继续后退，要“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② 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见，从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得出了新的结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保留商品和货币，必须保留商业。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它使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少走了许多弯路。

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比列宁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晚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就是这些经验的结晶。苏联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走过不少弯路，在理论上也反反复复，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争论。斯大林的书，对一些重大的争论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等。尽管有些问题还缺乏论证，有些问题已经为实践所否定，有些问题将

① 道伯：《苏联经济发展史》，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14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73页。

来还可能为实践所修正，但是，我始终认为，斯大林的这本著作，是苏联三十多年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研究的总结，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今天，不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都不能绕开斯大林这本著作中的论点。

毛泽东同志的经济著作，我们刚刚学过的陈云同志的经济论著和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都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都从各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性。

总结经验，包括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般说来，人们的行动符合客观规律，事情成功了，可以取得正面的经验；人们的行动违背了客观规律，事情失败了，可以取得反面的经验。1952年2月，斯大林在同苏联经济学家谈话时曾经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一般说来，所有规律都是在遭到破坏时才会令人感觉到，而破坏规律不能不遭殃。斯大林强调了反面经验，但忽视了正面经验。其实，当人们的行动符合客观规律时，是同样可以感觉到规律的。薛暮桥同志的这本书中，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如五十年代初的稳定物价、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六十年代的经济调整，都是符合经济规律的，都属于正面经验。因此，我们总是说，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这样，是不是说，我们只要总结经验就能发现经济规律呢？也不是。规律是现象的本质，“是现象中巩固的（保存着的）东西”。^①它不是那么容易发现的。需要经过实践、认识、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8页。

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

二、从实际出发，注重研究经济规律 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实现的形式

这本书的第一章，题目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没有这一章，而是以现在的结束语作为第一章的。修改时薛暮桥同志感到，这本书的结构，应当从实际出发，而不应当从规律出发，又写了这一章，放在最前面。这反映了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注重研究经济规律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实现的形式。

我们研究经济规律，只懂得一般规律是不够的，还要懂得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它是如何实现的。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真正学会运用经济规律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正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才有可能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现在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也应当象研究战争规律那样，不但要研究一般经济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实现的形式。

以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为例。它是各种生产方式所共有的经济规律。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它的实现

的形式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指出由于生产社会化，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要成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代替，是这一规律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实现的形式。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了几千年，有许多种形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劳动者的私有制和非劳动者的私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是非劳动者的私有制，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是剥夺来的，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按照剥夺剥夺者的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采取没收（无偿的）或赎买（有偿的）的办法，把它收归国有，变为全民财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私有制，他们的生产资料，是自己劳动的积累或者主要是自己劳动的积累，原则上不能剥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能经过合作化的途径，逐步把他们从个体所有制改造成为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现在看，比较多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可能要采取这两种途径。至于具体的做法，则各有不同。比如，对待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苏联是没收，我们是没收一部分（对官僚资本），赎买一部分（对民族资本）；对农民占有的生产资料实现合作化，在方法步骤上我们和苏联也不完全一样。农业合作化，我们有二十多年的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没有完全照搬苏联，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要好一些。正由于比较成功，1958年以后，就不谨慎了，片面夸大改变所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刮了“共产风”和“浮夸风”。想发展生产力，反而破坏了生产力。我们1958年的错误有一些（如“共产风”）和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相似，都是脱离了社会主义的实际，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误解或者教条化了。

薛暮桥同志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就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条件，也就是我国的国情。他认为，即使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实际情况也会比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复杂得多。“我国原来是一个小生产者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农业生产主要靠手工劳动，保存着半自给性质，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必须从实际出发，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而不能拘泥于已有的结论，用马、恩、列、斯的现成模式来生搬硬套”（第18页）。作者这种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方法，我认为是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马、恩、列、斯并没有为社会主义设计固定的模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条件提出这种设计。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谈到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国际意义时，也只是说：“我们的外国同志们都想知道，我们是怎样挣脱了资本主义的镣铐的，我们是怎样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了全国经济的，我们是怎样达到了和农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我们是怎样使得我们这个不久以前还是贫弱的国家变成了富强的国家的，什么是集体农庄，为什么我们虽然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了，但还没有消灭商品生产、货币、商业等等。他们想知道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并不单纯出于好奇，而是要向我们学习，并为了自己的国家来利用我们的经验。”^①在这里，斯大林并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也没有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后来出版的教科书，确有把苏联所做的一切都当作经济规律的毛病，这不能完全怪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73页。

斯大林。

现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讲不出什么意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不能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当作模式，认为不符合这种模式，就不算是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他们的设想固定化。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里回答能不能一下子把私有制废除时，是这样回答的：“不，不能，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征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①恩格斯的这段话表明：第一，无产阶级革命不一定要等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很高时才发生；第二，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能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还没有完全废除，但公有制已经成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体，这样的社会算不算是社会主义社会呢？应当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点，作者的观点是明确的，在《跋》里又作了如下的补充：“在社会主义阶段允许少量其它经济成分存在，是不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没有违背。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事物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总要包含有旧事物的残余和新事物的萌芽。历史上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9页。

原始社会以后从来没有过什么纯粹的社会形态。奴隶社会有大量的自由民，封建社会有大量的耕种自有土地的自耕农，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大量的小生产者，即使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直到今天，小生产者仍然是大量存在的。人们并不因为其‘不纯粹’而否定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纯粹’而又‘纯粹’呢？”（第 277 页）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

三、在探索中前进

在这本书的《后记》里，作者介绍了一些同志对书的出版时间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讨论以来，大家开动脑筋，在理论方面提出许多新的问题，正在展开讨论。与此同时，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正在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目前正在百家争鸣，许多问题都还没有定论。所以，最好等待一下，看一看讨论的结果然后定稿；另一种意见是，这一场理论和实践的讨论，时间一定很长，改革更不是一两年能够完成的事。如果等待讨论有了结果然后出版，那就将成为‘马后炮’，对这一场讨论没有多少贡献了。不如作为一家之言，参加这次讨论。虽然某些地方难免会有错误，但对实际工作的用处可能较大一点。”经过反复考虑，作者决定采取后一种意见。作者写道：“理论是从实践产生的，实践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反过来，理论又应该对实际起指导作用，它必须走在实践的前面，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我这

本书，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贡献给读者的。”

我同意薛暮桥同志的这个想法。一则社会主义作为新的社会制度还是不成熟的，我们不能要求，对一个不成熟的制度很快写出一本成熟的书来；二则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正处在认识过程当中。不仅我们，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处在认识过程当中，不能要求每一个观点都那么全面和准确。在探索过程中难免会犯错误。发现错误，无非证明我们的认识更符合实际了。

薛暮桥同志的书，有一些理论观点，是探索性质的，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是“一家之言”。例如，劳动力部分地归个人所有，在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作者是把它作为按劳分配、消费品是商品的依据提出来的。有些同志同意这个观点，认为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理论上的突破；也有的同志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这和工人在国营企业里处于主人翁的地位是矛盾的；也有的同志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劳动力的所有制。这样的争论在国外也有，已经争论多年了。例如，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存在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薛暮桥同志的分析是多元的：国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是由于存在两种所有制；国营企业职工通过商品交换分配消费品是由于劳动力部分地归个人所有；国营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具有商品交换的性质，是由于企业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必须彼此承认对方的经济利益。集市贸易上的商品交换，作者没有专门分析，这是因为它存在的原因是不说自明的。实际上，薛暮桥同志认为，商品交换存在的原因，还是社会分工和社会产品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因此，他的结论是：两种社会

主义公有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国营商业和国营企业职工之间的商品交换已经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它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特殊的商品交换。至于国营企业相互之间的产品交换，虽然具有商品交换的性质，但内容已经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交换的原因的一种看法，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对。持不同观点的各方，都还没有足够的根据把对方说服。这个争论同样具有国际性。再例如，人民币是否代表黄金，薛暮桥同志是持否定态度的，并且认为不用黄金一种产品的价格，而用多种产品的价格（综合物价指数）来作检查币值高低的标准，是货币制度的新发展。反对的观点则认为，人民币是否代表黄金，和币值靠投入流通的大量商品作保证是两个问题，黄金在我国实际上还是作为货币材料来使用的。我不再举例了。总之，作者书中的观点有一部分是“一家之言”，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论的。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在本书的《跋》里已有所说明：“有些理论问题（如劳动力是否部分地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人民币是否代表黄金），在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多年就存在分歧。这些问题，我至今还坚持原来的观点，愿意遵照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和学术界的同志们共同探讨”（第272页）。因此，我们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也要有探索精神，可以同意书中的观点，也可以不同意书中的观点。学术观点上存在分歧，并不会妨碍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相反地，经过不同观点的争论，可能会使我们的认识更快地接近真理。

薛暮桥同志的书，是两年多以前出版的。按照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来看这本书，基本方向没有多大问题，但还是有